

云游漫记 YUNYOUJIANJI

走近 “一棵树”

乌兰托娅



带着包神铁路集团“对话榜样”的采访任务,我第一次踏上前往甘泉铁路甘其毛都的行程。一路向北,风光层层更迭,从繁花到群山,从草原到戈壁,心境也随景致悄然变化,最终在这片北疆戈壁深处,读懂了“一棵树”所承载的坚守与担当。

从包头出发,最先邂逅的是沿路盛放的桃花,粉白的花瓣缀满枝头,成片桃树迎着春风争艳。车行渐远,繁花褪去,连绵的群山映入眼帘。这里的山没有江南山峦的青翠婉约,尽显雄浑粗犷,裸露的黄褐色岩石勾勒出硬朗线条,连绵起伏,没有繁复植被装点,却透着北方大地独有的苍茫厚重,像沉默的脊梁,矗立在天地间。

再往前行,群山隐退,草原铺展开来。小草刚冒嫩芽,稀疏的绿意藏在枯黄草茎间,远远望去仍是一片柔和的金黄。天地在此刻格外开阔,一望无际的草原直连天际,天空是绝

美的渐变蓝,近处澄澈浅蓝,远处深邃钴蓝,大朵白云悠悠飘浮,天地相融宛若油画。望着这般极致风光,我满心惊叹,沉醉在北疆独有的辽阔与纯净之中,所有浮躁都被这广袤天地抚平。

临近海流图,景致陡然转变,草原渐成戈壁。砂砾遍地,植被稀疏,满眼尽是荒寒的黄褐色,苍凉感扑面而来。天色也随之阴沉,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下,冷风裹挟雨丝,让这片土地更显清冷。我的心境也从赏景的欣喜,转为深深的思考,在这般荒凉艰苦、人迹罕至的边境之地,竟有我们的铁路延伸至此,有车站静静伫立,更有一群铁路人扎根于此,守护着能源运输的生命线。

抵达甘其毛都,戈壁沙漠中,那棵代表甘其毛都党支部品牌的“一棵树”格外醒目。它没有挺拔的身姿,繁茂的枝叶,树干带着风沙磨砺的沧桑,却倔强地扎根戈壁,枝干向上

伸展。任凭干旱侵袭、风沙肆虐,它依旧顽强生长,在荒芜中撑起一抹绿意。这棵树,正是在这里所有职工的精神写照:他们如这棵树一般,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,扎根一线、不畏荒凉,以坚强意志默默坚守,把青春汗水献给铁路事业,在戈壁深处扛起保障运输重担。

走进甘其毛都车站,一派繁忙景象映入眼帘。站外停满运煤车辆,既有中国黄牌的大货车,也有造型独特的白色车牌运煤车,往来穿梭十分繁忙。空气中弥漫着煤尘,放眼望去尽是灰蒙蒙的,司机的头上、衣服上沾满煤灰,忙碌的身影让人真切感受到这份工作的艰辛。

车站橙黄色的办公楼外墙覆满煤灰,尽显环境恶劣,可推门而入,却是另一番天地。室内打扫得一尘不染,窗明几净,与室外形成鲜明反差。职工小屋内,卡通手办添了生活趣味,血压仪、按摩椅满是贴心关怀,书架上的书籍更是职工的精神港湾。他们用热爱装点生活,以乐观对抗艰苦,让冰冷的戈壁有了家的温暖。

此次采访,我见到了甘其毛都站区的柴主任,听他讲述甘其毛都的过往与当下。这里地处边境,出行极为不便,早年宿舍紧张,8人挤一间房,条件简陋却无人抱怨,大家相互扶持并肩作战。能源保供任务艰巨,市场需求瞬息万变,站区不断调整策略、优化流程,全力保障能源运输畅通稳定。他说:“每天最牵挂的就是运量,时刻将运量保障和职工安全放在心上。”这份责任,是他坚守的初心,也是全体职工的使命。

离开之际,我看到车站门口的职工菜园,土地已被精心翻整,垄畦整齐,虽未长出蔬菜,却仿佛能预见日后满园硕果、青翠欲滴的模样。这片菜园,是职工们亲手耕耘的希望,即便身处戈壁荒滩,只要默默耕耘,终会迎来收获。

当我转身告别这片土地,心中却已栽下了另一棵树。它不在戈壁,而在心底。那是甘其毛都的国人用拼搏浇灌的精神之树,在荒寒中扎根,在风沙里生长,向着天空伸展出不屈的枝干。

那方整齐的菜园静默迎接春天,而我相信,所有在沉默中耕耘的,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丰收。戈壁深处,“一棵树”依然站立,它不只是一棵树,更是一种姿态,以平凡之躯,撑起不凡担当;以微末之光,点亮北疆苍穹。

(作者单位:包神铁路神朔公司)



家园 × 周末

JIAYUAN
ZHOU MO

初夏,岭南被暑气罩住。街巷热浪翻涌,我钻进粤北群山,去连州寻一点凉。

连州地下河是第一站。穿过山门,往溶洞深处走几步,热气瞬间被隔绝——像打开了一台用了很多年的老冰箱,冷气沉沉地扑上脸,胳膊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洞内暗河蜿蜒,钟乳石从穹顶垂下来,有的像冻住的瀑布,有的像驼背的老人。最像老僧身形的石笋,头顶还挂着一滴亮晶晶的水珠,我盯着看了半分钟,它才不情不愿地落下来。

乘小船在暗河上漂,水绿得发黑,船桨划开水面,声音在岩壁间回荡。抬头是嶙峋的石头,灯光染成黄绿色,幽幽的,像某个巨兽的腹腔。船夫不说话,只偶尔撑一下石壁。静,太静了,只有水声和自己的呼吸。那一刻觉得,尘世万般喧嚣,终于被这座山尽收纳。

从溶洞出来,热浪重新包上来,但心里早已沁满清凉。驱车去潭岭天湖,湖水碧绿清澈,能看见湖底的水草随波摇曳,一群小鱼倏地钻入石缝。环湖公路弯弯曲曲,风从山坳吹来,带着草木被晒过之后散发的青涩气味。我在湖边找了块石头坐下,脱掉鞋袜,把脚伸进水里——凉意从脚趾尖蹿到后脑勺,忍不住倒吸一口气。

午后到了湟川三峡。这里和溶洞、天湖的幽静不同,江面开阔,两岸崖壁陡得像刀劈的。船刚离岸,江风就从峡口灌进来,把头发吹成一面旗帜,衣服鼓起风帆。船老大指着崖壁上的一道颜色分明的白线说:“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大水,水位曾涨到这条标线处。”我抬头看去,那道线比船顶高出七八层楼,想象黄汤翻滚灌进峡谷的样子,后背一阵发凉。此刻脚下碧波粼粼,不过是江河偶尔的好脾气。

船行江上,时而峡谷收窄,两岸青山几乎要碰到一起,崖壁上的瀑布丝丝缕缕挂下来,水珠溅到脸上,凉丝丝的。船老大把船靠到一处小瀑布边上,伸手就能接到水。我掬一捧喝了,确实清甜。江风吹散了所有黏腻的汗,身体仿佛像刚洗过的叶子,每个毛孔都舒展开来。

夕阳西下时,落日给江水镀了一层金。远山变淡,炊烟从岸边村落升起。船靠岸,我沿着江边走了几步,晚风里混着农家晚饭的香气。连州这一趟,没有空调房里干巴巴的凉意,而是山水自然氤氲而出、活生生的清爽。溶洞幽邃,天湖澄净,峡谷壮阔——它们不急治愈你,只是安静地等在那里。你走进去,燥热就一点点褪了,心思也跟着灵动起来。

别再把自已困在钢筋水泥里了。这个夏天,来连州吧!让地下河的凉意洗去你的疲惫,让天湖的碧波映亮你的眼睛,让湟川的江风灌满你的胸膛。这里的每一口呼吸都是草木清香,每一个脚印都落在清凉之上。

盛夏不该只有忍耐,更该有奔赴山水的勇气。当你脱掉鞋袜踩进湖水里,当江风把你的笑声吹散在峡谷中,你会发现:原来最好的空调,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;最好的治愈,是把自己还给山川。这个夏天,就去连州。把燥热扔进潭岭天湖,把烦恼吹散在湟川江风里。山水不负赶路,清凉永远留给愿意出发的人。

(作者单位:广东清远电厂)

夏入连州

陈婉妮

食光慢炖

SHI GUANG MAN DUAN

春卷



刘欣雨

外婆做春卷的时候,窗外玉兰半开。她坐在老藤椅上,膝上铺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,案板上整整齐齐摆着摊好的春卷皮,薄得能透出底下的木纹。我小时候总觉得,春卷是春天寄来的信笺,是信纸,馅是字句,而油炸时那“刺啦”一声,便是拆信的声响。

春卷这东西,南北都有,叫法却不一。北方人唤它“春饼”,讲究的是卷着吃,饼是烙的,厚实有嚼劲;到了江南,就成了“春卷”,皮薄如纸,馅料精细,要炸得金黄酥脆才罢休。我家沿袭的是南方做法,外婆说,她外婆传下来的规矩:春天必须做一回春卷,才算对得起这一季的鲜嫩。

做春卷的皮子最见功夫。普通人家不常自己摊皮,街口那家面店的老陈,每年这时候就支起一口平底铁锅,手里攥着一团软塌塌的面团,在锅面上轻轻一旋,像画了一个圆,眨眼间,一张薄饼就起了边。他用竹片一挑,一张春卷皮便飞到旁边的竹匾上,薄得透亮,却韧劲十足。我总爱站在旁边看,觉得那双手不是在烙饼,是在施一种关于春天的法术。

馅料是春卷的灵魂。外婆讲究“三鲜”:地里刚冒头的荠菜鲜,春日头茬韭菜鲜,还有手剥河虾仁的鲜。荠菜要一棵棵择去黄叶,在清水里泡上两遍,焯水后挤干,切得细碎。韭菜不能切太短,一寸来长刚好,咬下去能尝到脆生的劲头。河虾仁是前一天剥好的,用少许盐和白胡椒粉抓匀,腌在青花瓷碗里,盖一层湿纱布。三种鲜味拌在一起时,并不需要太多佐料,一点盐、几滴香油、少许白糖提鲜,拌匀后整个厨房都鲜活起来。

包春卷是件耐心活。取一张皮子,光面朝下,在靠近自己的一端放上馅料,不能贪多,否则下锅破皮。先卷一圈,然后把两边折进来,再继续卷到底,封口处抹一点蛋清或水淀粉,贴得严严实实。外婆包出来的春卷,大小均匀,像一个个小枕头,齐刷刷排在竹匾里。我小时候总想帮忙,包出来的却

歪歪扭扭,有的还露了馅。外婆从不嫌弃,笑着说:“露馅的好辨认,待会儿我吃。”

炸春卷是最后一道仪式。油烧到六成热,筷子伸入油中冒出细密小泡,这时就可以下春卷了。要用中小火慢慢炸,心急不得。春卷在油锅里翻滚,颜色由浅黄渐至金黄,香气一层层漫出来,先是面皮的麦香,接着是荠菜的清香,最后是虾仁的鲜甜。炸到表面起泡、色泽金黄时捞出,搁在油纸上沥油。刚出锅的春卷,外壳酥脆地轻轻一碰就掉渣,咬开来,热气裹着鲜味直冲鼻腔,荠菜的青翠、韭黄的金黄、虾仁的粉白,全都包裹在薄薄的面皮里,一口下去,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含进唇齿间。

有一年清明,我在外地求学,路过一家小饭馆,看见菜单上有“手工春卷”,便点了一盘。端上来一看,个头偏大,皮厚馅腻,咬开来是白菜肉丝,浓重的酱油味几乎盖过食材本味。我勉强吃了半个,心里忽然很想家。原来春卷这东西,吃的从来不只是味道,更是时节、记忆和那一双布满皱纹的手。后来电话里跟外婆说起,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,说:“等你回来,我给你做。”

如今外婆老了,已经揉不动面团、弯不下腰采摘荠菜。但每年春天,妈妈会接过那套厨具,依照外婆口述的方子,一样一样地备料、拌馅、包卷。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,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——只是藤椅里的人换了,灶台前的人也添了白发。妈妈炸春卷的时候,外婆会慢慢踱过来,伸手拿一个,吹了吹热气,咬一小口,点点头说:“还行,就是荠菜切得还不够碎。”妈妈笑着应一声,也不反驳。

我想,春卷之所以能一代代传下来,大概不是因为它的做法有多精妙,而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说不出的话。那些关于季节的更替、关于团聚的期盼、关于味道的传承,都被悄悄卷进了薄薄的面皮里,在油锅里炸成金黄色的记忆。咬开一只春卷,就是打开了一个春天。

前些天路过菜市场,看见新鲜的荠菜又摆出来了,嫩生生的,还沾着泥土。我蹲下来挑了两斤,掏出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消息:“妈,周末我回来,咱们做春卷吧。”

我拎着荠菜走在回家的路上,风暖洋洋地拂在脸上。我知道,往后日子里,又会有一盘金黄的春卷,静候在家里的饭桌上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蓬莱公司)

说文解字

SHUOWENJIEZI



【解字】

舌:甲骨文“舌”字从“口”,描绘了舌头从口中伸出的样子。其舌尖分叉,一般认为是取象于蛇信。舌周围或有小点,表示唾沫、流涎。本义是舌头。在卜辞中用作本义,如“疾舌”;也用作祭名和人名。在六书中属于象形。



【解字】

甘:甲骨文“甘”字从“口”,“口”中的短横是指事符号,表示香甜美味。在卜辞中多用作地名。在六书中属于指事。

(据学习强国)

旧物志

JIU WU ZHI



时光深处的回响

陈亚静

时光的河在记忆里静静流淌,泛着粼粼的光。在岁月的褶皱里,总有一缕声音,像春日里的风,裹着花香,轻轻掠过心湖,将沉睡的往昔一一唤醒。小时候,街道深处常常飘来悠扬的吆喝声:“磨剪子嘞,磨菜刀——”

那声音裹着老杨树的荫凉,像块浸了井水的粗布,悠悠地掠过院墙。每当尾音扬起时,总惊得窗户下打盹的花猫竖起耳朵。我攥着半块奶奶刚刚蒸熟的糖三角,光着脚丫坐在木门槛上,耳朵追着那调子跑——它先是绕过东头二婶家的小菜园,又斜斜擦过西头三叔家的葡萄架,最后停在街道尽头,散作缕缕回音。我慌忙穿上拖鞋去追,只见磨剪子的三轮车拐过柴火垛,车把上的铃铛晃出细碎的光,像撒了把碎银在晒裂的土坷垃里。奶奶总是笑我傻:“那个走街串巷磨剪刀的失聪手艺人,你追破鞋底也追不上。”可我偏不信,直到有天在暮色里看见他的背影——佝偻着腰,裤脚沾着星点铁锈,车斗里的牛皮围裙在岁月里磨出了包浆,将这经年的老牛皮,裹住了一整个盛夏的蝉鸣。

后来,车轮在老槐树上刻了一圈又一圈,我揣着泥土的温度告别田埂,一头扎进霓虹翻涌的都市浪潮里。每天听到的都是外卖车尖锐的蜂鸣、快递员急促的通话声,还有地铁里“滴滴滴”的关门提示音。这些嘈杂的声音如同汹涌的潮水,将记忆中的吆喝声彻底淹没,我一度以为它会像褪色的老照片,永远封存在时光的角落里。

直到最近,重回故乡。我在院子里晾晒衣物,那久违的声音竟再度响起。“磨剪子嘞——”是电子喇叭的机械音,听上去比记忆里匠人扯着嗓子的呼喊更加响亮,却少了几分温度。我攥着衣架的手骤然收紧,仿佛被时光按下了暂停键。阳光依旧斜斜落在院中小猫身上,此时此景与十年前的某个午后重叠。那一刻我才明白,有些声音早已刻进生命的年轮,哪怕岁月几经冲刷,总能在某个瞬间,心里那扇关了好久的门一下被撞开。

在这个家家备有磨刀石的时代,这门老手艺为何还在延续?答案或许藏在快节奏生活遗留的缝隙里。当机械的冰冷取代了手工的温度,紧凑的日常冲淡了邻里寒暄,那声吆喝声所寄托的,早已超越实用价值,成为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纽带。它是清晨推窗时的一句问候,是夕阳西下的一抹烟火气,是高楼林立的都市里难得留存的温情。

若有一天,这吆喝声彻底消失,消逝的何止是一种声响。那是童年奔跑的街巷,是长辈在灶台忙碌的身影,是无数个平凡日子里的温暖注脚。如今的电子喇叭声,虽少了手艺人吆喝的本真韵味,却仍能瞬间将我拽回旧时光——老屋院里晾晒的长豆角,树荫下摇着蒲扇的老人,还有坐在长板凳上正在磨刀的师傅。每当想起这些,便盼望能与磨刀师傅重逢,看他佝偻着背转动砂轮,听刀与石碰撞出细碎的沙沙声。那声音打磨的不仅是锈钝的刀刃,更唤醒了被现代生活磨平的缕缕温情。

“磨剪子嘞,磨菜刀——”这声穿越时光的呼唤,是记忆深处永不褪色的底色。它提醒着我们,生活的美好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,而在那些被我们匆匆错过的寻常声响里。唯有放慢脚步,用心聆听,才能留住被光阴温柔包裹的回响。

(作者单位:国电电力)